

话语直白,想到哪就说哪 73岁老爷子“不专业”宣讲 让小院里 这口井“火”了!

话语直白,想到哪就说哪,没有很好的条理性,可在场的听众依然听得津津有味。3月2日,在北仑郭巨福民村,一口井的故事在村民赵其根“不专业”的宣讲中,被传开了。

好家风,如春风拂面,滋养心田。当天下午,郭巨街道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我家这十年,奋进新时代”的家风传承庆三八节活动。串联当地特色景点,一行人从三多屋出发,沿游步道,经“巨美小院”,再到网红民宿,一路行,一路讲,把家风故事传到角角落落。

“我大儿子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小儿子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都有不错的工作……”在三多屋外,73岁的赵其根开场很直白,却足够吸引人。他与妻子都患有眼疾,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两个优秀的儿子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从苦日子走过来,将孩子养育成才着实不容易,知道这情况的人并不多,赵其根也很少与旁人提及。这一次借活动契机,他第一次讲起了自家的故事。

“我记得1983年的时候,为了解决家里人用水的问题,我在祖屋小院里挖了一口水井。”赵其根比划着说,水井直径大概0.6米,深1米多。

次年,大儿子出生;又过4年,小儿子呱呱坠地。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如今,一家人早已搬离祖屋,但深深印在赵其根脑海里的,还是那口井。

那会儿的夏天,没有空调和冰箱,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实在渴极了,就直接舀一瓢水喝。那时纳凉也全靠井水,赵其根抱来一个大西瓜,兄弟俩会急急地将其投入井水,半天后再捞出,菜刀刚刚切下去,只听“嘭”一声,西瓜瞬间裂开。一家人围坐吃瓜,是最美好的记忆。

日子是在酸甜苦辣中度过的。这是一个不宽裕的家庭,吃穿用度样样需要钱,赵其根每天跑码头、打零工,妻子则在家照顾孩子,同样忙得团团转。

赵其根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知道读书才能明理。“我不会说大道理,只会一遍遍地跟他们讲,要好好读书。”

第一次宣讲时,赵其根局促紧张,在讲到两个孩子后,不自觉地放松了。大儿子赵利波升初中那年,原本能上北仑城区的学校,



赵其根第一次“宣讲”。

但因为学费高,最后只能在村里继续读书。好在他很争气,最终被浙江工业大学录取,一直读到研究生。小儿子高考那年,更是以浙江省理科第19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

“有段时间,我们家这口井被邻居叫作‘状元井’,还有人会来我们家取水,说是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喝,喝了也能有出息。”说到这里,赵其根乐呵呵地笑了。

听说父亲当“宣讲员”了,在外工作的大儿子赵利波有些意外。“我父亲没什么文化,但有毅力、会钻研,他眼睛几乎看不见,却还要跟朋友学习用竹子做编织品,到现在还能编制簸箕。”他说,父母辛劳大半辈子,是为了他和弟弟,因此从小他们就很乖。那口井承载了童年记忆,也让长成后的他们懂得其中的意义:饮水思源。

记者 陈辉
通讯员 胡翎琦 文/摄

63岁老党员 家门口开起公益裁缝铺

2月28日下午,在海曙区望春街道清风社区青林湾四期81幢1楼,公益裁缝铺“晓芳工作室”的门面并不起眼,迎来送往的却都是老主顾。

“黄师傅,这几个坐垫套边角都破掉了,帮我想办法补一补,扔掉太可惜了!”丁阿姨就住在隔壁一幢。除了像丁阿姨这样的本社区居民,还有不少人特地从别的街道、社区赶过来,冲的就是黄晓芳这位63岁老党员的手艺。

自掏腰包补贴“工作室”

“晓芳工作室”由清风社区杂物间改造而成,面积约20平方米,原定于每周三下午“营业”,但有时黄晓芳接的活太多,导致并不能“按时交货”。就像2月28日接的这几单,如果要尽快给大家补好,晚饭后他还得来。

黄晓芳退休前当过兵、做过工人,和“缝缝补补”一点关系也没有。“之前一直看我大姐补衣服,没想到我也无师自通了,不光是补衣服,像单肩包、香袋、靠垫,我都会做。”黄晓芳说。

2018年起,黄晓芳义务揽下“缝缝补补”活儿。他从家里陆续搬来了缝纫机、镜子、台灯等工具,还自掏腰包购买了形形色色的纽扣、拉链、布料。

穿针、引线、打结、回针……缝纫机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不到5分钟,一个原本破旧的靠垫就被缝补得整整齐齐。不管居民补啥,黄晓芳都只收2元钱,哪怕是有些复杂的活。

“在外头换条拉链要20元,黄师傅这里只要2元,他花时间精力,拉链也要成本,我上回想多付几元,他怎么也不要。”居民朱阿姨之前来补过衣服,又热心手艺又好的黄晓芳,让她很敬佩。

“我把5年来的每一笔收入都记在本子上,哪一日哪位居民补了什么,都详细罗列在册,所有收入都原封不动放在工作室,随时可接受居民监督。”据悉,截至目前,“工作室”收入1000多元,但这笔收入远不够黄晓芳多年来自掏腰包购买针线布料的费用。至于自己贴进去多少钱?他笑着说,没算过。

意见簿上都是居民的谢意

在工作室门口,挂着一本意见簿,上面都是居民对黄晓芳满满的感谢之词,这背后也饱含着一则则暖心故事。

有居民孙子的背带裤小了,第二天孩子就要去外地比赛,于是黄晓芳连夜赶工,将裤子改大;有居民家的窗帘太长,叫黄晓芳帮忙改短,改好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安装,他便上门服务;跟着社区书记去慰问90岁老党员,发现对方坐在木制沙发上,黄晓芳就向社区了解辖区高龄党员的人数,自费购买布料和填充物,赶制出30多个爱心靠垫。

“我是39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乐意为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我眼睛不花,就会一直为大家补下去。”黄晓芳说。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江利利

离婚后孩子上私立学校 超额教育费能否让前夫承担?

近日,离异的李女士忧心忡忡来到市公证处,询问其子教育相关问题。原来,李女士和前夫离婚后,打算去上海拼事业,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计划将儿子送入上海私立学校。对于私立学校高额的学费,李女士希望前夫也能够承担一部分,前夫却对此果断拒绝。李女士来公证处就是想弄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夫是否有义务承担超额的学费。

公证员向李女士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李女士与王先生于2021年因感情破裂至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两人的儿子小王抚养权归王先生,但先由李女士照顾小王起居生活直至其小学毕业为止,王先生每月给付生活费1200元,医疗费和教育费由双方平均分担。

两人离婚后,小王一直跟随李女士生活。由于工作变化,李女士将去上海发展事业,因小王明年无法满足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李女士计划把小王送至上海的私立学校就读。相比本地的公立学校,去上海私立学校读书会产生额外好几万元的教育费用。

李女士认为,前夫也有义务来承担一部分的超额费用。然而,在李女士告知其前夫的时候,却遭到了前夫的断然拒绝。据了解,王先生的收入没有李女士高,对于小王选择就读的私立学校的费用实在负担不起,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承担小王因上私立学校所花费的超出一般学校的教育费用。

为此,李女士想要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同时,她还想就这超额的学费寻求法律支持。

公证员向李女士讲解了相关法条。根据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等情形下,子女可以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但对于超出义务教育范围的费用,例如就读私立学校,参加兴趣班等额外费用,法律一般难以支持。

由此,公证员告诉李女士,关于孩子抚养问题,小王已经年满8周岁了,在尊重孩子意愿的前提下,李女士可以与王先生协议变更孩子抚养。但在孩子额外支出的教育费用问题上,李女士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而超出义务教育范围的费用,在李女士决定支付之前,应先与王先生进行协商,未经协商或协商不下,李女士擅自决定采用高付费方案的,原则上由李女士承担相应费用。

记者 殷欣欣